



春季(组诗)

◎蔡小卫



## 立春

东风从车窗滑过  
十二度的温情,刚刚好  
爬虫复苏,向白昼致意  
抖落一身尘埃  
如同化解冬天的遗憾  
河面,薄冰日渐消融  
鱼儿背着碎冰片,浮游  
眼睛里写满未来  
迎春花嫩蕊摇黄  
舜帝扦插的花枝  
岁岁年年,蔓延成海  
等一切将要更生的时日  
命名爱情  
不畏寒威,不择风土是傲骨  
先花后叶是风度  
溪畔、桥头或墙隅  
在怒放之前  
已是春天的报信人

春游  
◎吴有涛



有玉兰花、女贞、桂花等。它们在这里生活快有五六年了,但支架和包裹的绳索还未去除,叶片在树梢长起来,显示着它从山沟沟里、田野上搬迁过来以后的适应能力。白头翁、黄鹂鸟、灰喜鹊,在树枝间跳来跳去,欢快地发出清脆鸣叫。

早春季节,曙光刚从东方散开。睡得朦朦胧胧的,欢唱般的鸟鸣声清新明亮,响彻低空,再又传到耳畔。

春韵天地,暖阳照过来,空气湿润,陪母亲在河畔走走,顺便自己也发发呆,可谓惬意的双休下午茶时光。



平时也没有米吃,为了招待这个大哥,少妇的娘家人就用准备过年蒸糕的糯米煮饭招待他,由于这个大哥至少有半年没吃到米饭了,加上旅途劳累,也不管菜的多少和好差,他一下吃了两大碗糯米饭,可回家后,由于糯米不易消化,得了肠胃炎,害得他三天未能好好进食,一直到现在还被我们笑话。

与此相反,家住原南通县金西乡的外婆家,常常吃不饱。尽管金西是鱼米之乡,每年都种植水稻和小麦,生产的大米晶莹剔透,甚是好吃,可由于人多田少,因此我的一些堂舅舅们,常把舍不得吃的好粳米,起早骑上两个多小时自行车,带上近百斤粳米来到我家附近,以我家为根据地,换取更多的玉米、小麦、元麦等粮食,回家加工后与米一起煮成“糗子饭”“玉米粉饭”,以解决温饱难题。

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,我国粮食连续丰收,如今已很少听说有人吃不饱饭的,取而代之的是即使贵点,也要买好吃的米,有时还故意往米里放些糗子和玉米粉,煮成新时期“糗子饭”“玉米粉饭”,而且现在市场上糗子和玉米粉比米还贵,据说这样吃对营养的吸收和身体的健康更有利,也更科学。同样的“糗子饭”,反映的却是不一样的生活水平和现状,真是今非昔比呀。

## 与水居邻

◎黄正平

幼时的家,屋后是条大河。水流悠悠,向东流入黄海。

临水而居,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,用水方便许多。淘米、洗菜,乃至涮马桶,都在那条河里。到了夏天,更是男孩们嬉戏的水乐园,游泳、捞鱼摸虾……

屋后的河畔,有榆树、水杉,那是父亲亲手栽种的,我们长大,树也渐渐长大。石阶通到水面,中间有一个平台,夏日里还可置凳纳凉。望着星空,编织自己的童年梦想。雷阵雨时,雨滴落在水面,泛起一个个大水泡,河边的我随天气心花怒放。冬天河面上结冰,打开一个冰

洞,进到这里边洗菜,用一个木制的菜榔头在竹篮里倒腾,把菜洗得干干净净,而两只手已在寒风中被吹得红肿,有点发麻。

好多年少时的记忆,就留在河边,留在家乡那条日日夜夜流淌的河水之中。

工作到了城里,搬了五次家,又搬到河边,不在屋后是屋前,也是由西向东的笔直大河,河还宽敞了许多。晨起拉开窗帘,便见到清澈的河水正在东流,偶尔还有“突突突”的机帆船驶过。在六层楼上,抬眼清晰可见,仿佛回到昨天,回到童年。

屋前河边植了高高矮矮的树,

## 今非昔比的“糗子饭”

◎凌华

悠悠万事,吃饭为大;民以食为天,食以粮为本。粮食是一个国家的特殊战略物资,让百姓能吃饱饭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,也是国家稳定社会和谐的保证。20世纪60年代,百废待兴,加上劳动生产率低下,又连年遭受灾害,我国吃不饱的现象比比皆是,平时家长发现孩子浪费粮食,那简直被视为“犯罪”,当孩子惹是生非时,被怪为“吃饱了撑的”,意思是吃饱了已经很幸福了,你还无事生非,当人们相遇时,“吃了吗”也往往成为首要问候语。

听母亲说,我出生在原南通县的金沙镇,由于父亲远在上海工作,家里人多,常过着吃不饱的日子。1969年,我三岁时,母亲无奈带着我们姐弟三人来到黄海之滨,素有棉花之乡的原南通县三余公社安家落户,尽管三余是棉花之乡,且那时的三余还属于盐碱地,一般不种水稻,可因为那时的三余田多人少,生产的小麦、玉米、蚕豆、大豆、油菜等粮油自给自足还是绰绰有余的,至少可以保证我们吃得饱、饿不死。

在我的记忆里,每到收获粮食时,生产队都会把粮食堆在仓库前面的场地上,会计会按预估总产,确定全队人均分配数量,然后全队二十多户人家按照一定顺序,根据每户人头分粮食。那时,看着仓库场上堆积如山的粮食,我们这些小

伙伴是最开心的,尤其是在分红薯、胡萝卜或玉米时,我们可明目张胆挑些红薯、胡萝卜,到河边洗一下,先享受起来,有时在待分的粮堆里挑些嫩玉米到附近小伙伴家灶膛里烧烤。我们吃着玉米,看着彼此都是一片漆黑的嘴脸时,相视而笑,感到很满足,因为那时能吃饱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

不过,由于那时三余地区不种水稻,一年到头尽吃糗子和玉米粉,让我们这些小孩吃厌了。后来,母亲想办法用家里的玉米、黄豆等换了些米回来,但也不舍得每顿都煮纯米饭,而是先用少量大米放在水里煮,等即将要熟了,边往锅里掺进糗子或玉米粉,边用筷子或两根竹子在锅里均匀和在一起,我们那时戏称为“糗子饭”或“玉米粉饭”,有时亲戚朋友来我家,或我们姐弟身体不好,母亲在锅里掺进糗子或玉米粉时,故意不从最底下开始,这样在盛饭时,可在锅最底下能盛到相对纯些的米饭。此后,平时每当看到母亲或姐姐在煮饭掺进糗子或玉米粉时,我总会吵着不要把锅底下的米全掺和进去,以图能吃到相对纯点的米饭。

因长时间没米饭吃,邻居有个大哥还闹了个小笑话。生产队有个少妇的娘家死了个亲戚,让这个大哥骑自行车送到其娘家,由于那里

## 雨水

春雨轻落凡尘  
是还俗是报恩还是千年的初心  
草木不言  
绿了田野又绿河岸  
太阳的直射点落在山坡上  
万物闪耀珍珠般的温润光辉  
村庄沉醉,不忍回  
冷暖空气始终较量着  
知情人传递着媚神的手法  
坐下吧,等种子萌发  
等小生物被淋湿、唤醒  
补天人发誓  
这一年最好的雨  
鸿雁归来  
河水让情人的喜悦破了冰  
快递哥握着游子的漂泊  
湿漉漉的,长出新蕾

## 惊蛰

做一个好梦  
在阳和之气覆盖下  
泥土松软  
盘古劈向黑暗  
混沌被巨响分开  
桃树上,花芽盛开  
新媳妇将她熬成脂膏  
涂抹双颊,犹如从诗经走出  
把天际映成粉红  
仓庚孤孤单单  
三百米,是最高阈值  
她穿过三百米,鸣叫  
突然记起  
“画以山水为上,人物小者次之,花鸟竹石又次之”  
掉头携手虫草  
前往五代时期  
呼喊旧日的靠山  
草虫画的微计末事不怪草虫  
黄荃拿画笔以精妙、完备之姿  
还她们以素材独立  
白天从夜幕里消失  
凉风漂游  
正名后  
她们抬手  
接受大地发放的给养  
从属、依附这样的韵脚  
统统交给一声惊雷